

成檀集

上下

十八本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七	漢
四	二	一	書
五	二	一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七	漢
五	二	一	書
九	二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71	
冊數	22 ( 20 )		
函號	315	96	

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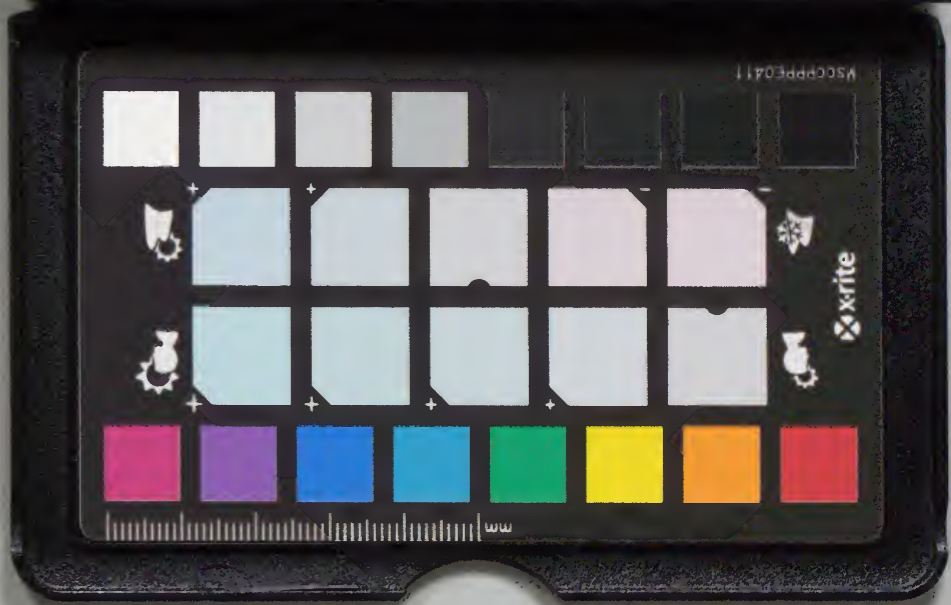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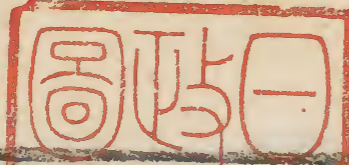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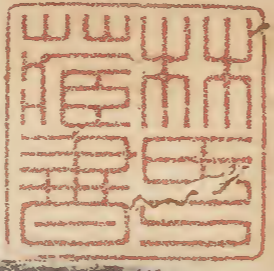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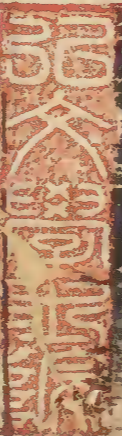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檀集序

淺草文庫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  
 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  
 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為苟朝得位  
 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  
 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  
 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  
 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  
 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

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  
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  
矣暇日發常所作藁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末散  
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  
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  
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  
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  
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上

前寧州知州婺源葉天爵 刊行

知州九谿喬一遷 訂補

詩

偶書

此心爲地把書耕。若問生涯指六經。欲語世人真富貴。  
胸中珠玉又無形。

讀赦書

詔書一尺洗寰瀛。舒卷雷霆萬物驚。天祇無私均雨露。  
地緣強半是榛荆。人間疾苦言堪療。塞外豺狼腹未盈。

不是朝廷用桑孔。丁寧渾只念蒼生。

遣懷

六載紅蓮客。差池又一年。無人和白雪。有意補青天。肝膽論興廢。詩書謂聖賢。尊中古日月。窮達付陶甄。

山居獨酌

山寒未放春消息。獨把單醪慰寂寥。書對聖賢為客主。竹兼風雨似咸韶。醉鄉城郭燈前到。愁賊戈矛盞底銷。野菜溪魚隨分有。不堪回首叫鸞瓢。

春日閒居

韁鎖身閑似未名。方愚情性被春輕。酒教筆硯因花廢。路為亭臺與草爭。野客筍邀煨短莖。隣僧茶約煮新萌。無時杖屨穿林去。真是尋芳戶一丁。

贈山寺僧

慵飽浮圖世共憎。蓬蒿師獨養牛耕。田驅白石年常過。林印青薪歲旋生。竹似子孫憐笋茁。樹添松柏補風聲。看頭恠得春來喜。雨起蔬苗粒粒成。

寄子蒙授常寧令

疎率君堪愛。無心宦又高。身思眠白屋。入勉著青袍。去調官京師於銓吏不得意。號隱疑名福。前為寧鄉尉貪歸似姓陶。常寧邑雖小。應合得牛刀。

靈竹

俗傳孟宗泣班竹也。今為鄂州。

綠陰清韻竹蕭然。歷歷當年泣淚痕。千古舜妃湘水底。必應憔悴有慙魂。

山水臥屏

林泉生長厭應難。更寫方屏幾曲間。仕宦東西苦無定。此心長似宿家山。

和劉卿材十詠

耕者

四海兵今息。耕夫未得知。黃梁不敢喫。益尚半蒿藜。

牧豎

逐處隨青草。牛來不識愁。旱田乾欲死。拍手也須謳。

紅樹

幾樹濃於茜。斜陽景最幽。忽因風雨盡。全減十分秋。

野廟

中國浮圖盛。祈禳漸不過。吾民非獨困。山鬼恨尤多。

堠子

一堠居市廛。百堠居林莽。土木若有情。山中亦惆悵。

水鴨

憶在山中日。溪邊把釣鈎。相逢恐驚起。招手却回舟。

溪聲

至音不可收。今人滯形器。欲知古樂心。山中此聲是。

草市

衝市柴魚集。應山鷄犬號。問知人苦樂。米價不多高。

龍潭

寂寞真龍去。零壇血不乾。世情多冷煖。對此鼻辛酸。

溪橋

憶得別離日。鄉橋柳脚斜。讀君詩一轉。全似到吾家。

觀雪

疑是天公戲。都傾海作鹽。松筠知不變。紅壑見無厭。清  
為詩家極。寒因酒戶添。冬温成俗疫。得此勝針砭。

酒

千載醇醲意。長隨麴蘖新。解將今日月。轉入古乾坤。韻  
悶至勝良藥。愁來敵故人。幾盃聊酩酊。五斗趣還均。

登鄭氏閣

林泉無價自由身。韉鎖登臨趣未真。前山皆秀可愛予  
夜應明月不孤人。任從心外煩於蟻。長對樽中別有春。  
當日若知風物勝。定移鷄犬過江濱。家亭閣不能見故云

立春

此日春方到。春心亞舜堯。勾芒如稷契。大族似咸韶。衡  
柄三陽把。陶鑄萬物翹。家家功和氣。豈綵作花飄。

題久移牡丹

林上春來恰恰忙。安排顏色與春裝。栽培欲報應先發。  
根祇雖移不改芳。紅藥便隨心減價。黃蜂偷喜蜜添香。  
憑君剩釀看花酒。待插花枝滿首嘗。

探春

雪裏猶能醉落梅。好營杯具侍春來。東風便試新刀天。  
萬葉千花一手裁。

筇竹杖

琴鶴為友朋。出入常拂拭。生來節便高。故有扶危力。

題東寺柱

竹風松月半於鎖。閑閉人心物外情。燕雀聞經俱已慣。  
歸來不怕讀書聲。

教繩權學書偶成

文字有緣曾弄墨。楚俗子生周一年其日陳食飲以爲樂繩時先弄墨見承官小免咨嗟。喜將筆硯傳生計。不失詩書作世家。字識姓名能指點。爲因梨粟不傾斜。着鞭莫落時人後。三十塵埃監汝爺。

次韻答王甫判官已後長安

塵埃蹭蹬落羸官。賴有詩書可自安。人到聖賢由感激。國施鍾鼎爲艱難。須期燕骨千金價。莫動黃陂萬頃瀾。窮達功名無早晚。好山宜且醉吟看。

致政吳侍郎晚歌詞

千里資其旨。今資政守京兆淒涼一日道。爲臣如廣受生子似。皁髮筆硯諸孫哭。謳歌幾郡思。公晏爲二千石秦人失太守。

存怨天辭

荆棘二疎路。幾人同。撇衣任塗。師白髮。國老欲彤幃。遺

陝移京兆

署中新栽竹

移作亭園主。栽培霜雪姿。不辭桃李笑。只待鳳凰知。少已留風住。疎宜待月篩。相看時一醉。誰道小官卑。

和題雲臺觀用韻

太華疑挨畢。昂回欲觀形。勝上雲臺雪。中地。把銀屏。立雨後。天將畫軸開。景好更宜和。月看客忙常是愛。山來。我知遊者登臨意。常恨西軒落日催。

都廳誦書稿成

主人調鼎手。千里方迎虛。暗使民如堵。能容吏似樗。每  
苔眠柵械。燕雀聽詩書。刀筆慙無補。身為白蠹魚。

題公美庭前蘆

長安只說誰花好。君把青蘆砌下栽。鳴鴈也知人好事  
幾時啣得入闌來。

和公美季點書事

知君行縣樂。經見飽朝昏。禾黍富年戶。牛羊落日村。迹  
雲者華沒。衝雨渡涇渾。頗得詩家助。聊應慰旅魂。

送石都官赴闕

為郎四十者。堂有二親稀。止仰官為養。行應淚在衣。白  
雲偏佇立。黃犬好頻歸。去有山公啓。天心正似飢。

長安賀吳相公生辰

衙鼓箚紳動。靈椿薦壽醪。吾君合堯舜。此日降伊臯。  
詰文章老丹青。事業空干乃。朝尊往石千里。輟釣陶民和。  
謳歌借霖應。夢寐勞秦人。下車樂遠迹。賦崧高。公下里始五日

次韻和言懷

五常為種耕情性。天意寧多有與無。史解幾人惟幾古  
地能埋死只埋愚。青雲易把詩書買。白髮難停日月驅。  
顧我無才背時俗。浮名早晚見歸途。

和子玉病起遊書齋

蕭齋久不往。筋力試筇初。窓戶端澗鎖。壁埃鼠跡書。病  
魔雖已去。詩癖竟難除。苔地放重掃。徘徊意有餘。

依韻和舞陽楊令九日羊川鄉向小飲之作

青帘白屋得新醅。生待村童買果迴。旋撚野花為泛菊。



更尋山路作登臺。世途已把灰心死。罇酒聊同笑口開。  
多謝晚禽知客意。歌吟來往勸餘盃。

謝趙太傅遺聚米圖經

圖經其子宣事舍人珣所作

文武生賢子。羗圖帝所多。始欣知馬援。終嘆失廉頗。  
之役宣事死之蒼鼠巢遺藁。黃埃鎖舊戈。遠人猶偃蹇。掩帙淚滂沱。

滂沱。

哭水丘隨州

無逸

臥理隋民欲問安。訃郵俄至廢朝餐。秦川舊會歡如在。  
漢水新書墨未乾。丹旆已歸人寂寞。索車徒有淚沈澗。  
時情冷暖尤無味。一臂相知在肺肝。

席上送韋中舍歸襄陽

如君七十少梨栗。有堅牙琴杖新行李。雲泉舊

求栽樹法拂拭。魚車獨羨今歸去。青衫脫有涯。

次韻和真長新春偶書

東風寂寞掩柴關。時苦刪文筆凍乾。只把詩情磨世態。  
更憑酒力禦春寒。塵埃不必頻彈缺。巖石終期共掛冠。  
歎息焚和名利者。乾坤未似斗筲寬。

伊川喜雨

時丞相文公省墳伊闕

尺雨乘春慰望深。家家倉廩一年心。伊川父老還知否。  
此是隨車傳說霖。

送真長書記知舞陽

塵土淹沉客詩書。夢寐身又辭千里。幕去布一同春路。  
想多歸戶。舞陽地薄庭應絕滂民。舞陽地薄青衫

莫嗟嘆。知已在陶鈞。

飲張承制園亭

百年生計一張琴，散軫枯絃抵萬金。世上幾人曾入耳，樽前此日是知音。清風明月虛無境，白雪陽春寂寞心。莫訝南薰沉聽久，致君基業用功深。

和陪丞相聽蜀僧琴

小園豈是春來晚，四月花飛入酒盃。都為主人尤好事，風光留住不教回。

八日探菊

行遶墻邊菊，躊躇賞物心。秋風應有意，明日是知音。酒惜浮花醉，詩留把葉吟。兒童欣佳節，撚藥試黃金。

市得笛竹篔簹因成詩

八尺枯冰篔一筒，小軒拂拭趣誰同。樽前聲負千盃月，

窻下光羸一枕風。易向曲肱增舊意，詩因仰看有新功。

蠹書圍遶高眠處，夢与塵埃路不通。

廬山道中遇黃介夫因寄四十字

冷日蒼山下相逢，笑又顰。文章已膾炙，名位尚埃塵。昔

見纓嘗請今言雉，欲馴介夫新授安邑令腥膻滿南郡。忍醉解

池春

次韻和雪霽遊西湖

雪會遊人意，元朝變物華。醉鄉銀作界，詩客玉為家。魚影紋冰縠，禽蹤篆霧沙。餘英恐銷盡，目斷夕陽霞。

次韻向元伯春晚有作

好花未得千場醉，風雨飄零又一春。自是勞生無暇日，芳菲何處解孤人。

次韻居正暮春感事

物報春光去已深殘紅滿地綠成陰晚花便好吟詩惜  
餘景應須載酒尋歡意莫教時節挫窮愁自倚歲寒禁  
亭園況是登臨勝何必流年動素心

次韻元伯西軒桃李

李白桃紅氣味奢早須分付醉吟家春風春雨難期信  
便是無言做落花

望春偶書

信馬尋春上古原天工一幅繡平川花應笑我將詩句  
便當遊人費萬錢

次韻居正四月牡丹

時飲過客於相後園

四月殘紅日已稀平陽園檻正芳菲春知東館西賓客

應是陽和未放歸

和元伯走馬看牡丹

城中走馬趁殘春詩別餘花句句新何似園家不吟醉  
姚黃魏紫屬遊人

次韻元伯初夏南洋河即事

芳菲已去絕音塵臨水踟躕景又新應是溪源來最遠  
落花流水洞中春

次韻子儀初夏偶作

醉紅方窸窣吟綠又裝成急雨荷宜聽清風箏可迎燕  
忙諳物態花盡見時情獨有無言意不知枯与榮

看春勝偶成

每看春勝獨嗟咨踏踏塵埃已十碁韓老有知應笑我

歸時無計只癡兒

陪丞相遊石子澗

賓吏親携澗底行  
潺湲風迤似相迎  
只應山鬼知公意  
乞雨新添瀑布聲  
雨久晴  
雨得雨  
澗下禽魚識上台  
聽泉履跡遍蒼苔  
巖邊不欲踟躕久  
只恐商王夢遠來

次韻和真長四季牧童 許昌

怯雨宜晴不識愁  
去隨青草牧春牛  
無人古路歌兼笑  
歸去山花插滿頭

曉牧侵星大暑人  
豈尋芳樹綠陰眠  
惜牛不使衝殘日

歸帶黃昏 歐小  
角穿黃穗 歐小  
不令人困有鬢華  
古日西風歸去路

枯桑黃葉兩三家

枯笛手持無律呂  
清風曲調逐時新  
數竿冬日渾無價

暖靠牛眠不教人

次韻元伯曉出白門

山形雲染萃屏曲  
溪色練鋪銀漢東  
樓臺一軸古今本

行者往來圖畫中

栽竹

小檻栽培得此君  
綠陰踈韻似相親  
從來風月為三友

吟社新添客一人

嵩山 許昌

峩峩鎮中夏  
峻極萬尋躋  
突兀磨天頂  
窈窕入地臍  
中

林興夏電半壑臥  
秋霓泉恐連清漢  
峯疑擁碧圭  
雲高

四夷見雨到八方齊渤澥看如帶青冥上是梯醉堪捫  
日月吟可摘婁奎翠蓋何時動金為玉檢泥

隱真齋庭多怪石小詩求數株

曾經禹貢清泉骨禹貢青州代今是莓苔幾世孫知君

突兀滿庭下乞我雨中雲數根

和元伯中伏夜雨南洋河水泛

雨洗三齊中伏月垂龍連夜起雲門青之南山有穴溪

聲斗似銀河落驚斷詩書一夢竟

登鄆州谿堂古鄆州有谿堂與州階察其地夫

之韓公詩石存焉

仁智摸來物狀親登臨宜入古圖身慣看韓老詩中景  
樹色泉聲似故人

中秋夜月

人間共賞中秋月酒社詩家意味長天上必應霜露早

桂叢凋盡飽青光

古詩上

輦下會里人于蒙飲

秋風吹客衣歸思入夢寐相逢在千里一飲勝百醉

不搖首共話醫國計恨未得把梓欲把斤斧試塵埃

不復穿各走車馬地唯茲栖栖懷酒枕可以慰

探春

春色若有價黃金量山丘幾擬把酒吟浪欲開口酬今

朝庭柳枝拗折絲已柔東風弄五色漸落草木凋我營

賞春資甕盜蟻已浮山川天開畫紙擬酩酊遊

對花

詩昔甫自在造化困刀尺我生幾年後浪自鑄頑石對  
花雖把筆好句恨莫得未陽與采石孤墳沒荆棘幾欲  
肉白骨再挿風雅翼海為一杯酒地為一領席醉坐吟  
萬物語出埋霹靂乾坤髓可搗鬼神淚可滴人生貴適  
意身是天地客糟牀不可乾吟紙須強擘花落若解醫  
有金費千鎰

和白雲菴七首

白雲菴

白雲無種滿地生有時出山為雨露老僧閒坐望雲歸  
盡日庵前自來去

清風軒

老僧拂榻人不知獨與清風事來去朝昏宴坐向軒中  
此身便是清風主

宴坐臺

老僧坐見萬物空往往終日居此臺破衣几坐若枯木  
山鳥不怕行莓苔

醒石

老僧拂拭待遊者雲骨一片莓苔青塵埃萬事心若醉  
到此不覺令人醒

磬石

古樂破散鄭衛起走入萬物不可名山中惆悵莫能到  
疑是舜時韶一聲

明月臺

老僧山中嫌月窄  
夜夜獨上高高臺  
四邊不肯着閑樹  
故要滿坐清光來

白石澗

林間旋疊不為路  
日日自汲澗底泉  
老僧意趣似童子  
洗手濯足聽潺湲

登扶風王宗元山亭

雲收南山頭太白  
青崔嵬我有泉石夢  
坐對懷抱開小  
池數斛水涉鳥來  
毡毳遺翎与行跡  
縱橫在谷苔  
憶得釣磯上到家  
如一迴流畦參差  
綠採掇助酒血痛飲  
不能去遠竹猶徘徊  
主人林巖癖  
笑傲蒼烟堆  
憂百里病良田  
王黃埃欲知主人喜  
雨抱山脚來

如海布則海雨常以為淚故謂曰南山瀑  
布非朝即暮時久旱始得雨以為喜故云

賦得退之畫象

功名已寫後世耳  
身入人間圖畫看  
歎息浮圖滿天下  
猶疑怒髮尚衝冠

遊石甕寺

飛泉自有迎客意  
聲到山前入人耳  
泉聲引行不知疲  
石路磽确折殺齒  
長安曉滿車馬塵  
林岳夜夜來夢寐  
雲烟郊原鋪古圖  
心眼快明如洗渭  
流屈曲成大篆  
書破野色為綠紙  
丘墟沉吟古典廢  
秋風正入紅樹起  
折碑斷垣臥荆棘  
意思紛亂不可理  
窮幽更下蒼崖根  
把酒坐聽潺湲醉  
山花似欲勸苦飲  
時散清香入人鼻  
奔走恨不身長遊  
喜寫姓名藏薜荔

喜雪

長安雪一尺朝菲失南山坐喜疾疫消敢避衣褐單  
關中西征後所向饘粥慳去年新錢敝千里成彫殘  
漫漫豐穰候風俗開客顏秦人飽稼穡共望倉廩寬  
莫府俸薄少藜藿日滿盤明年麥定好慰喜聊加餐

次韻和松逕

行人早亢日共蔭蒼煙姿豈識雪霜心但輕螻蟻皮中  
為棟梁用莫歎斧斤遲樗柳盡犧象後凋終不衰

登大雲頂

區區霸迹欲知小試絕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  
鏡面瀉出黃金盤

青州去海尚餘二百里寺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

古詩下

送黃景微西游

先生古肝脾又恨不得識唯聞公卿家要作門下客千  
載卞和淚爭磨薦書墨姓名落四海履雜車馬跡塵埃  
十年衣幾度改顏色紛紛九衢中拭眼見珪璧出敝褐埋  
眾人胸肺無丈尺從來飢渴心既見轉不釋三酒聽語  
論今古吐白黑秋入汴柳枝買馬欲西適虜方豺狼驕  
似漢子弟國子知弱諸侯必得主父策

謝劉簿李尉見訪

詩書臥蓬葦柴門晝方開邑官劉與李馬蹄破蒼苔林  
居厭鼃鼃喜振敝席埃見此六翮姿茅荆共以併徊我欲  
駐車轍蔬果傾舊醅山花恨未饒無以助酒不血今古飽  
夜話痛飲勝有迴春風旌旆滿匏瓜去難陪



送郭評節判磨勘已後長安

塵埃衣襟改顏色。獨洗青衫三十年。足跡不入奔走途。  
來往銓戶鞋履穿。一時同上青雲人。往往禪榻造化權。  
朝梳滿手見白髮。歎息不置齒牙間。只言歸田有幾畝。  
種林欲釀山中泉。腰邊即見佩銅墨。我喜百里瘡痍痊。

登見山樓

太守終南為客主。出入厭倦馬與車。與山朝夕欲還往。  
作樓近在室一隅。主人去久山寂寞。正值青帶催焦枯。  
我拘簿書甚杻械。擺脫步上提酒壺。却原猶不見春色。  
似據水墨長安圖。也知好景天更惜。高峰常是雲模糊。  
安得風伯持大篲。掃洒百里如屏鋪。顯味萬狀古詩國。  
拾可禿千毫。書我來願作風雅。戶醉倒坐待明月扶。

去家若有巖下夢。免復夜夜尋歸途。

和題竹軒

小軒移得清風枝。知君公退來忘機。山禽自識主人慣。  
客到有時驚不飛。

下碁

古人欲寫得喪形。萬事盡在方罫內。黑白勝負無已時。  
目送孤鴻出雲外。

暑軒夜坐

夜氣入庭樹。小軒坐前簷。清風動巨筵。浮雲捲重簾。月  
遲待交舊。蚊噪憎諛讒。輕涼若可買。金願量谷巖。

聞蛙

佞舌兒女柔。異教蜩螗喧。豈能聽蛙黽。靜枕詩書眠。

如作

憶竹亭

蓬萊楚山底聲去竹四圍狂鞭入門戶亂笋爭墻籬  
 與竹事還往相對一束書壯長走世路驚駘強鞭答塵  
 埃客灞漣遠夢夜夜歸小亭久不理漏棟生白芝偶放  
 簿書筆杖屨改舊詩呼童誅蒿萊掃洒莓苔基誰庭無  
 花卉憎有兒女姿獨移蒼烟本慰我千里思坐生山林  
 趣亭園有光輝免使清風來留在桃李枝月明遶竹步  
 撫挽頤頤頤相向若知已動搖影參差人間欠藥石稚  
 乳騎羌夷青衫汗垢寸尺莫可禪忍作倉廩盜寧老  
 詩書飢養筍為釣竿早晚耕蒿藜

和百塔寺四首

四開亭

亭前流水醒客耳亭上白雲開客顏老僧有意屢來往  
 四面更令看好山

聽泉道詔天一  
收古樂

五音入耳大聲散情性破碎不可完而今虞舜欲儀鳳  
 願獻泉譜為詔源

芳亭

峩峩佛屋瘦四海志士歎息傷容顏高僧淳拙有深意  
 獨自結茅山水間

水閣

山僧聽泉心不足鑿池汲引為蟾泓自言猶欲洗俗耳  
 夜靜為聞鼃鼃聲

和暑雨偶書

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寧知詩書一枕夢  
便作桃李三春遊蛙蚓叫噪若交舊蚊蠅癡鈍如仇讎  
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蝶處處宜相求

漁家 長安前詩

插屋數竿網穿籬幾尺船水鄉菱芡足不著免租錢

南許

宿趙屯

蘆花一股水弭楫日已暮山間聞鷄犬無人見煙樹行  
逐羊豕跡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去魚家  
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一岸山谷嘗手書刻石

宿采石 李謫仙舊墓

秋風宿蒹葭花落若霜雪江山古興廢荆棘壘出沒水  
收鳧雁聲夜靜寒籟發漁舟自來去笑語載明月詩形  
動筆墨恨乏風雅骨謫仙為黃土冢平名突兀句編天  
下口千載字不滅人間比興復泉底魂魄悅坐誦姑熟  
語酌酒當棗栗醉夢若可見好句當湏乞

擬歐舍人古篆

隸書滿紙籀文廢字法破碎失本根中間陽冰入篆室  
下筆日與丞相親點畫各得萬物體科蚪筋骨千載新  
泉銘學語童子知大曆幾字名忽振足知古人自負恃  
碑峴巨石垂千春篆字堆積天下字晚得紙本如希珍  
鋪舒墻壁動人眼直木曲鐵若可捫人為黃土久寂寞

略不訛缺纔鱗皴我疑山鬼恐漫滅往往鑄鑿施斧斤  
公來醉吟江山國得之愛歎何慙勲刻詞猶恨紀不足  
句句與古風雅隣一旦紙貴文字市粥詩賈篆聲云云  
蘇梅寫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能群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

### 大孤山

彭蠡石里南國襟萬頃蒼烟插孤岑不知天星何時落  
春秋不書不可尋石怪木老鬼所附茲乃與水司浮沉  
鳴鷓大藤樹下廟祭血不乾年世深軸鱸千里不敢越  
割牲醢酒來獻斟我行不忍隨人後許國肝膽神所歆  
落帆夜宿白鳥岸睥睨百遠寒藤陰銀山大浪獨夫險  
比干一片崔嵬心宦遊遠去父母國心病若有山水淫  
江南画工今誰在拂拭東絹傾千金右與宿趙屯同載石刻

### 汴河

汴都峩峩在平地宋恃其德為金湯先帝始初有深意  
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  
甲兵百萬以為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此流水  
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以腐太倉  
舟楫利今百於古柰何益見府庫倉天心正欲醫造化  
人間豈無針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水何必求桑羊

### 樊侯廟

陰森樊侯廟古木澧水傍茲民畏如生奔走豕與羊家  
家奉侯諱若在父母堂舞陽老幼以侯名為諱我來憇行役再拜  
奠公觴紉思英豪姿名與此水長風偃衆樹枝擬若怒  
鬣張陰官有兵師想在竟育行今茲戎虜驕內為府庫

瘡安得七尺軀長戟再激昂橫行匈奴中庶以康肺腸

遊石池潭

吾家溪潭動百尺坐見遊魚可倒指月明無風水不動  
鈎絲鑑中出朱鯉乘閑具酒席草岸呼網一舉常有尾  
鱸霜炙玉眠鷗夷樹掛落日醉不起幾年手板負青山  
起魚舷聲不入耳涼秋九月役吏事瘦馬奔走黃葉裏  
有酒不得好景飲訪古或問芻牧子指我石池十里近  
蒼苔畏崖碧無底楚王北遊歎寂寞創奇造幽有遺址  
舞陽民傳楚襄王游此臨河以石為也我來徘徊知是否廢興盡可付流  
水髮鬢故溪在吾目濯手漱齒有餘思開鑄喜與風景  
遇蘆花入盃勸人醉漁翁有意助酒危青竹盡日垂空  
餌我疑溪靈斬異景不遣紅鱗滿人意入坐天地未歸

客計較貴賤羞犬彘當須醉倒載月歸不信鄉夢留不  
止

食鱸

秋風蓴魚肥兔置曉涎落溪友入晝夢但苦青衫縛落  
日渡河水食指相悟覺宿夕治鱸具共作泛舟約網罟  
遮青答老鱖薦絲臠玉軟飽下筋坐視肴果惡酒薄如  
疲兵對此得衛霍迴首食五鼎適意均一樂人間軍須  
後甌釜有藜藿并鮮豈敢事聊此慰寂寞

家僮來持雙井芽數數飲之輒成詩以示同舍

我疑醇釀千古味寂寞散在山茶枝雙井名入天下耳  
建溪春色無光輝吾鄉茶友若敵國糞土尺璧珍刀圭  
嗟予奔走車馬跡塵埃荆棘生喉頤煮雲為腴不可見

清泉綠樹應相嗤長鬚前日千里至百茅包裹林巖姿  
開絨春風若滿手喜氣收拾人恐知江南陽和夜欲試  
小齋獨與清風期石鼎泉甘火齊得混沌不死元氣肥  
詩書坐對為客主一啜已見沆瀣醑通宵安穩睡物外  
家夢欲遣不肯歸不信試來與君飲洗出正性還肝脾

靈井

何年清泉眼幾斛涵蒼苔甕盎日夜至長滿莫可涯天  
旱不灑衆流起黃埃淘漚乾未定能使沴氣開大旱淘  
水必得雨廟祠失根祇故老奠酒盃井傍有時祠或蠶  
以為常民呪棗栗千斤意徘徊臘川民待蠶紙浴井中必投棗  
萬兒童慣冷暖預知春秋來臨之鑿鬚眉方鑑無煤炰  
窟穴若喉吭我疑吐雲雷何當鞭唇螭與國驅旱灾

過建侯廟陽翟

鳴鶴古木未飢鳥啄腐柯下有黃侯宮清風在藤蘿公  
昔為刺史俗若閨門和德銘頡頏人心千載不可磨至今  
奉如生慢侮莫敢過破祠望道路丹簷獨峩峩春秋賽  
脉肩里巫日婆娑牛童不知此來徃夕陽歌

過許由冢

在箕山上  
下頰水

稷契寧渴死不飲箕頰泉先生獨洗耳不聽天子言清  
風飽進退千載何悠然孤墳沒荆棘高名爭青山嗟我  
延遭身一命行十年味薄無辛鹹璞頑廢雕鐫朝行箕  
山麓莫挹頰水源竹帛何處所搔有熊魚間白雲要閑  
友尚苦兒女牽丈夫合勇決顧計羞面顏

洛陽道中

秋風滿巾衣，冷水行飲馬。山川氣象老，身若在古畫。嵩雲知客心，峯色如掃洒。荒草徧丘墟，沉吟動舒瀉。

過少姨廟少室山下

陰森老柏少姨廟，爐烟蓬藪疑行去。祭盤狼籍山鳥飽，巫祝生涯來往人。

竹軒

小軒與竹事，還往庭下寂寂無客。塵開書讀對聖賢語，一畝清風為主人。

賦聞角 得德字

角本金鼓，傳獨主昏曉。色日收雲氣，黃月斜霜露。白征夫朝夕，聞淚落甲鎧。黑時平腐橐，鞬白首眼不識。嚴城重啓閉，不廢角人職。老農鼓腹聽安識，天子德。

賦小桐

小桐纔幾尺，氣壓百歲樗。雨露意未飽，風月韻已孤。鳳凰肯寂寞，燕雀空踟躕。天地有和氣，想為桐之腴。我願剗作琴，獻上九重居。坐使薰風還，雖死骨不枯。

賦轆轤

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綆寒泉深，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

賦古佛

樹老枝半死，碑斷壁底眠。古屋顏色改，有佛獨巋然。蒼首上兩足，壞臂蔓草纏。野老每再拜，往往報豐年。孔祠照四方，制度丹雘妍。朝夕過其下，孰肯為恭虔。土木茲僅分，吾民信益堅。佛法入人心，誰與斲其根。蒼蒼不可

問用意或者偏木蠹罪豈大付與啄木權胡不啄佛徒使蠹民之天

碑得今字

臥敗壁陰莓苔入破字欲讀不辨展轉風雨侵塵冗夏蛙宿草

煨可礪老婦寒可砥伊非浮圖

予聞歧陽鼓篆法抵萬金存者

涕泗霑

周宣王志于岐陽刻石為十鼓今具存者九而已字猶略可讀

次韻和中伏坐夜

萬兵昏雨過暑斗揮雲傾老佞溪蛙靜真交海月生遊氛褰幕帶遠籟起莖英清洗塵埃慮幽通造化情酸醜時味薄寂寞古途亨去象筌真意無形寫美聲詩疑窺

杜子文欲造盤庚身在清風國神遊白玉城希夷乘浩氣沉澹飲元精坐久忘尋寐迴頭有啓明

灸贅疣

贅疣在予手累久至三四初視君外物於意不能置居閑或炙灼已沒出復繼贅出與贅沒曾莫生死異天地贅一氣萬物贅天地贅復贅於人小大而已矣人之於為贅作為有大盤至理本無事破真以為偽善惡亂大此賞罰亂大治宮徵亂大聲青黃亂大責寸尺亂大刑醜鹹亂大味大樸如瘡痕空虛無完理天地不爾仇爾獨贅之計恥指不若人孟子其有謂志小略其大殆非達者意弃火復投艾兩忘吾贅贅

賦八月竹



我養一軒竹秋來成綠陰萬物有衰意獨懷霜雪心西  
風嵇叔醉明月白公吟廻首看桃李何嘗費百金

遊雲門山

南山州之屏平四時改顏色日夕太守宴供帳減繒帛  
更求秉燭欵圖寫在四壁烟雲時藏埋景好疑愛惜我  
官府中塵喜與山相識泉石未還往愧負苦適責秋風  
復杖屨持酒窮勝僻莓苔轉蒼崖郡國在几席廢興賦  
飛鳥牛羊自朝夕風物摹大句才薄徒噤嘿唯作醪醑  
歸山月吐半壁沉吟又慰喜三友添飲客予於署居之  
南作亭朝夕  
其南軒與山相  
值名之曰三友

携家遊矮松

矮松名我四海耳百在老筆不可得在東石已醉樹下

得白首巢其巔

庭樹聯句枝字為韻王甫

婆娑庭中樹老大千年枝某百弓蔽赫日四座生涼颺  
有影惟疑龍蛇聲和認填窟某未被斧斤賞敢辭塵埃  
欺甫輪囷壯士歎冷淡童子嗤某盤根得地固挺材本  
天資甫粉榆謾百尺杞柳徒一圍某節堅費刻畫莫訝  
繩墨逢甫枝狂躍蛟虬癭恠蹲熊羆有時相摩擊往往  
霹靂飛某節月碎玉散障日翠幄垂甫腹空懶龍臥實  
少飢禽悲敗葉童僕憎清陰兒女嬉堂萱小人態皆藥  
老婢姿春琴似竿笙夏蜩若羹糜提孩不出戶知時如  
耆龜某得成孤高狀敢忘去毫末時甫身遭藤蘿蔽心  
與松栢期某晨烟拂杪起落日侵梢齊甫老蠹病其中

啄木為良醫公輸不在世志士空嗟咨某止知榎栴高  
苦狀樗櫟卑甫大屋必欲構老匠寧終遺某棟梁如採  
收散材安足知甫

班石枕聯句向宗道 某

斷得西山骨磨礮露斑駁凝結一何恠宗道形模萬難  
學直疑彩雲根某又訝紫珉璞中瘦斲蛟腹宗道外文  
灼龜殼冷剖清泉肝某穗稽老鼈脚堅方君子性宗道  
清純聖人樸有氣當補天某無瑕應並殼定漬盤古苔  
宗道想漏神農藥堪作夢寐寶某尤是炎蒸託眠月病  
頃愈宗道橫風醒肺濯珊瑚後可唾某陶甄脆堪撲夜  
一窟鬼驚宗道晝冷詩魔愕首愜無俗夢某心清去煩  
急斬輩方敢友宗道蜀笋良可無何必數念某可必

文驅癩質任兒女嗤宗道頑宜僮僕謔枕流固迂誕某  
籍糟徒落魄潤生審將雨宗道輝發疑有珏髑骸莊生  
狂某虎魄宋武薄欲饒某郎銘文章體猶弱欲祕淮南  
書神仙志非樂宗道我疑混沌鑛誰與龔寂鑿可作耳  
寢輿華胥詰冥冥某子道足施為我拙困嬰縛已謀其  
巾屨行當老嵩藿子其乞我歸終焉臥雲壑宗道嗜好  
我已癖須求子雖慙擅舊王固惜瓢陋顏不博異時一  
經子便當千金橐客退獨摩拂臥送山月落

送蘇田司理

秦人勇鬪暴獄訟號難理錙銖較罪法闕責莫可避蘇  
生決曹掾以明縛姦吏我見獄戶因出入有平氣章章  
三年課已在山公啓六月暑濕衣出汗若炊爨俸微迫

朝夕衝熱事行李一身不能調送子腸腑沸

送李室長慶州寧覲

我愛孟堅文學飽持筆去作將軍客鋪張大漢征北功  
手携直上燕然刻千載事掛單于眼至今猶若擒白黑  
幾年羌夷瘡一方窟穴味掃壯士瘡我生南方長詩書  
愛國區區肺如炙欲於塞外勒姓名往往夜夢賀蘭石  
一來長安事刀筆駑駘不展芻粟力峩峩李公邦之梓  
聲載百郡理霽霽今年權佩慶州印上馬威至吞秋色  
羌夷奔走若奴婢勞面童子嗔可憫白頭慶民能記數  
上前時太守有陰德知君之祖前試求園中手栽樹邊人  
應作甘棠惜老幼事公如父兄安帖不敢相干極子來  
別我省塞上霜風漸着邊樹赤塵埃浪絆不得往安得

鑽肩生羽翼子今才華筆端富山川去入風雅國黃雲  
白草牛羊肥區落雞犬晴歷歷將詩寫作聚米圖歸來  
為我一指畫

和柳子玉官舍十首

心適堂

一屏一榻無俗塵左置枯琴右開易重門不閉誰往還  
明月清風是相識

思山齋

吳兒心着吳山深終南滿目不自慰有時蟬蛻書几邊  
夢到五湖千里外君吳人

小池

清泉數斛閑幽事坐見鏡中魚往來浮萍蝕盡秋月面

霜為一磨如匣開

新泉

牆根新列寒泉眼風廊一股來冷冷燈花夜半知我喜  
恰是舊山穿石聲

竹塢

筭隨人意疎處生清風如歸自來去雖然不與俗子期  
陰過隣家亦銷暑

土榻

牀前一尺二尺泉牀後三枝五枝樹眠閑區似在家山  
夢魂不使東南去

恠石

山阿有人着薜荔廷下縛虎眠莓苔手磨石知許事

曾見漢唐池館來海苔山鬼水相着薜荔天祥碑邪職

茴香

隣家爭挿紅紫歸詩人獨行嗅芳草叢邊幽蟲更不凡  
蝴蝶紛紛逐花老茴香多蟲

蜜蜂

秋成想見香租入菊露楓膠蜜幾脾日日山僮掃紅葉  
蜂衙知是主人歸君權酒卯入申出

芭蕉

有底春風能好事解將刀尺翦青天知君新得草書法  
旋卷碧雲供小牋君善草書

送楊侍讀自長安之蜀

成禮上

二六

西征七年四方病關中所向尤瘡痍欲令福星及憔悴  
千里特輟廊廟姿公如手持天子德家至戶到人人施  
秦俗鬪暴號難理列郡京兆猶鼎糜公來寬假訟訴少  
扭械顛倒生菌芝神疑公惠入人淺六月巖谷囚雨師  
零壇滴酒土未乾霽霈已洗旌旗歸今年夏公三老農  
笑呼刺史雨救粟茂好公所携關中自用兵踰十年其  
秋田高下盡豐氏往往指幾年軍須俗枯槁老幼不足  
萬與藜薄田今亦夏秋稔寶窖飽滿鷄猪肥公之去思  
甚明白衆口已寫德政辭鐫鏡不要路傍石人心自是  
長安碑今年夷馬飲瀘水苴土新佩黃金龜蜀公所拜相  
如才高去諭蜀弩矢故事重光蜀公故人雍人欲把寇恂  
借益部已歎廉公遲傳巖今屬九折外帝夢郎往西南

涯

答王甫判官示遊興慶池之作

東池十里近遭匝風物飽南山若戶屏登臨四時好我  
初來長安脚擬朝夕到纏綿簿書間拘窘若囚盜一歲  
無幾至荏苒成吏考夜夜千頃月只供釣魚老平生林  
泉心探竒欲傾倒咫尺迺尚爾滿意寧可保君官苦近  
市危坐若林檎偷閑啾啾中躍馬志敲暴登覽足意思  
滿腹若壞寶歸來成新詩使我愧懷抱

依韻和酬雷太簡見貽之什

生長詩與書不信世道難出處愧古人章句得一官舌  
強去不肯柔開口誰欣歡十年走塵土蹭蹬苦地寒紆  
朱非良貴寧較厚與單古心自突兀胸中鬱萬端昔常

玩於水今乃知其瀾身世心已灰人事鼻可酸病臥得  
君詩喜試昏膜看意遠辭淡泊稠重欲相寬以言藥我  
病吳鱸佐秦飡大句牽勉酬韻高語難安

謝崔象之示詩藁

古樂治情性故使風俗完鄭衛入人耳雅正聲日彈教  
化走薄惡靡靡如轉丸全音不可見來往寂寞間我疑  
至和意獨落詩人肝或以鳴道德或以傷憂患存者三  
百篇興寄青與丹至今如清風留在喬木端敦厚又衰  
落坐見王澤乾後世其得者或謁道之門失者抱大羹  
競下職與酸最晚李杜出遂將風雅壇內以康心脾睥  
睨萬物根予早酷愛慕強把屈瓠瓚當食對藜藿誦之  
吾熊蟠崔子我同好韻字嗟璞渾其詩長於適意趣猶  
裨豚巨軸踰百篇抵我輕瓊璠得之忘睡眠夜拭瞳膜  
晷若遊金貂市時見太古冠淡泊路又第共約鋤榛管  
當結明月期與君酌醇源

次韻和真長幕中偶書

人情歲時登鄉縣自無訟公庭破莓苔日苦黥徒送莫  
府隱詩書黃堂臥梁棟幾字署紙尾朝夕寧倥偬塵土  
安止足性情適吟諷収心觀無始靜臥憫群動勞生情  
出處欲把清風鞚青山自無價夜夜有歸夢但知陶潛  
早寧識賈生慟夜雨誦君詩一盃齊費用

次韻和酬真長對雪之作

西湖主人久未至雪雲我為開吟天偷閑把酒羅膾鯉  
魚凍難趁煩鳴舷旋求野果向山市僮僕覓路占平川

恍然白玉為飲國寒威醉思相翩翩顧盼萬景來筆端  
濡染欲寫毫已堅初疑萬國會盟散斷珪破壁盈枯田  
禽巢一一鶴上下冰殿掃洒迎群仙又疑水官愛雪柳  
故把衆庶為飛絲我思江淮有流民往往匍匐僵道邊  
朱門意氣與寒競上馬酒面紅欲燃天將景與富貴買  
不知一費幾萬錢詩家把筆爭造化對此自恨才慳偏  
徘徊嗅嚼醉還醒上來往但見鞋履穿歸來庭樹玉花  
落稚子狂走皆華顛擁爐搔首有餘意喜與麩麥為豐  
年夜闌更欲和月看坐久諷誦瓊瑤篇調高白雪古難  
和思短強被詩魔牽卒章我欲涕淚下連茹固已知君  
賢

喜雨上文相公

火神侵官弄胸臆青帝欲滿勾芒懶不雨未驟陽暴苗  
不得秀風俗相顧無顏容我公裨補造化手乞許暫自  
平姦聽公常乘西湖景好天子借訟簡朝夕臨青銅忽  
窺庭民有旱色輟寢廢飯忘巾節公開暇常服道中訪  
求雩法得古本若可舒卷陰陽功除壇規土鍾未動精  
意已與神耳通雷官風師不敢息先時奔走鞭群龍稚  
苗霧霈飽哺乳一夕換得千里豐老幼懽呼相公雨喜  
氣醞釀為和風一封朝緘萬室意慰減焦思寬九重選  
牲祀龍益傾倒大宅不滿猶忡忡樸愚幕吏解公意期  
雨霑足環海中不以一郡喜為喜喜憂天下公之公

次韻和象之夏夜作

大暑暴虐如惡酒意思類困不可醒日官我疑借炎熱

吳輸出火星熒熒霈然一雨醫晚景庭樹洗出蜩蟬聲  
微雲掃洒供夜坐造化似解通人情清風明月作三友  
趣君可買輕連坑恍然身在冲泊域目空萬狀遺骸形  
此特象之入詩國句句鍛鍊鑪錘精窮微心到混沌側  
高處意氣捫日星詰朝莠詩示我讀飢腸曉口逢珍烹  
義幽語險索究解如手捕虎不敢停歸來牽勉拾餘思  
魚目愧傍蟾蜍明

和象之雨後望少室山白雲

塵埃奔趨插手板十年已賣山中閑相逢少室若交舊  
白雲與我開容顏風驅烟氣去敞幕天覆碧玉無瑕癢  
我疑在神宴天上掃洒伊洛為圖看又疑山鬼有寒梳  
縹絮萬疊輪陰宮色如可餐無厭飽頗梨為餽炊琅玕

去去還觀不能已一里迴首石據鞍長安許生以畫名  
閑暇拂拭新素紈能求山高水深趣常恐造化在筆端  
每觀雲泉得意處擬寫男女家其間今對異景慙首鼠  
愚若犬彘編槽欄君詩託我有深意明月一盃心往還

席上賦別南宮希元

十年眯車塵思歸入夢寐晨興見家山兩目如去翳故  
人又過我相對有餘意當鐫話舊遊強笑復吁歎君名  
在鄉書捧檄不肯愧高堂去白髮有淚落鞭轡里人獻  
吉夢四壁衆所義希元應書里人屢獻我喜先子言在  
耳若龜筮先子當云希元孝人生老聚散酒薄蒲莫避  
相見意最長強去飲不能醉

次韻和劉卿材見寄之什



風波一相失倒指歲月耗交情見千里文字每教告胸  
中飽耘鋤勉我獲以道踟躕竹帛間相期古人到十年  
走塵土心不勇於蹠迺知鑄磨益不必硯席好切報君  
屈百里官卓趨而曾蹈不使鞭扑教人情自傾倒訟稀  
未黍登醺若飲醇醪使者席未煖姓名達珪瑁部使者必  
至薦鄉社其麟踴躍起志遠無近報糞土齷齪者銜銖  
未嘗後鹿鹿踴躍起志遠無近報糞土齷齪者靖安帶  
較稱號青冥脚可插泥塗迹將掃寧知西山民靖安帶  
麓歸車恐君膏我行省版輿假途期問勞理聲如壁隣  
歎息不可造予道靖安繞數舍去遙知詩書寧優游漆園傲  
極目西飛雲徒使瞳子眊敢期狂佳作綢繆肺襟輿大  
句驅老意木古風雨暴驚味無厭已敗者豆選犒我輒  
牽勉和徒手大阿肩酌酒持君詩吟哦舌根燥

和西湖雪中泛舟之作時安公鎮許

冬旱種不入賴人無顏色上輟霖雨姿福此千里窄公  
來視民憂身若抱病癘霖雨變飛雪萬室如藥石幕府  
環鄰枚共喜妖沴釋欲有瓊樹春選地得勝辟刺舟啟  
湖冰坐泛白玉國持酒與寒競醉倒無顧惜餘霏入盃  
竿似解勸飲客而我坐席末斗臂寬一石景值風雅匠  
萬狀困刀尺鳴鳳相上下獨愧如螻蝻

送同年張明遠之興州掾

赤髭苦顏貌我恠意氣揚人曰黜文登茲事可降霜歸  
采臥詩書藜藿甘肉梁迺知吾同升喜此劓肺腸甘脆  
迫朝夕拂衣莫安遑興山在何處蜀道難且長妻孥客  
蓬華板輿獨彷徨寄其李青州朱門腐鼎俎天理何茫

茫

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齊大風海水暴上壽光千  
乘兩縣民數百家被其災而死者幾半丞相平  
陽公以同年李君子儀往賑之以詩見寄因而

和酬

鹽民汲利家海隅奔走末業田園蕪天意似遣陽侯驅  
卷水沃殺煎海爐怒濤百尺不及逋老幼十五其為魚  
耕夫蠶婦來躊躇百金不易箔齊人言蠶者為數我公  
偃息哀其愚埋掩尸骸凋惇孤吾黨子儀馳赤駒口實  
公惠人人噓日走百里嫵昧哺不飲不食顏色癯去時  
萬樹如束枯回首綠暗紅紫踈寄詩百言與共聽我愧  
安飽心如首

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

十年不踏故溪上有時夢去千里遊每思魚行鑑中見  
青衫手板如仇讎秋風鱸肥美無價莫恠張翰不可留  
前日誦君清水吟曾中突起百尺愁兒牽女嬰走塵土  
百年一半如棄投清風明月無界畔白首願作山中侯  
君詩寫出漁者意老景一片在目眸清泉釣舟未入手  
聊可觀誦忘吾憂

次韻和酬隱直憶花見寄之作

春工不揀勢厚薄染成庭內花梢紅反拘薄書似機械  
不得醉倒眠綠叢君時馬首正南走假有樽酒何由同  
馨香峰蝶似相讓顏色開落輸東風公餘徘徊獨遶樹  
空有歎恨不可窮君雖不見紅紫落亦有惆悵環胸中

作詩寄我憶花意句老與古爭疆雄其間摸寫景如畫  
爛熳一片春顏容乃知詩家有刀尺裁翦自奪陰陽功  
誦詩酌酒無厭已韻險強續慙非工

送劉孟卿遊天台鴈蕩二山

治源先生高七十山水病僻不可瘳竈無炊烟不顧計  
窮幽極恠如仇讎有時清風明月對好景霹靂拔却大  
樹不迴頭四方泉石朝入耳杖屨百里夕已投大笑箕  
山不敢出走避軒冕豈自由天台鴈蕩潑上心暑焦毛  
髮不肯留縈紆長淮下平席倒指計日觀怒濤君詩功  
刻造化骨吳越氣象當先愁古今吟力未到處好句願  
備幽人收此行詩是圖畫二山筆歸日借我目一遊

次韻和元伯南樓避暑遇雨作

城頭歸鳥

喘揚翼夕陽

手可炙

長虹如象報雨來

雲脚挿下千里赤南山

太古屏飛廉掃雲為撥墨

安得老筆

描寫住白頭許生死堪憶

長安許生論八十一  
以水墨名於時今

死

次韻和子儀聞蟬

落日挂樹間長我庭下陰園林動秋意高蟬忽微吟清  
風轉餘聲杳若下遠岑微物感時節鏗錡吐商金古樂  
久破碎茲蟲抱全音荒忽尚偃蹇激起壯士心願為秋  
蟬操被之朱絲琴

和子儀述捕蝗

天子輟霖雨茲來澤東民威聲先公至暴攘客四鄰下  
車坐無事懲勸裨秋春物價以日減困倉飽新陳俗愚

其何知蝗來過公仁所至不為災群飛亂烟雲公慮種  
上吾土且為沴氣根計丁立捕法官行勞去其勤老幼  
千里眉朝蹙夕已伸我知公之德由此碑齊人

求郭侍禁水墨樹石

塵埃典却林泉閑家夢夜夜歸雲端知君弄筆欺造化  
乞我幾株松石看

送元伯西歸

飲者為量無大小要於醉焉而已矣乃知一飲一石徒  
醉鄉欲到無幾爾我幸俸薄飲不多酌酌造次有餘味  
有時酒伯投客轄斗筲往往眾所鄙近得元伯東海濱  
飲少好吟性相似山青月白得意時相對觴詠不能已  
直到千古醉者心名利莫可污其埃象與弄筆窺造化

混沌竅鑿可倒指涓滴成巨軸更唱迭和若宮徵  
今公官滿捨我去獨有姓名碑百里踟躕預恐春風來  
青草坐見飲地起詩須數寄續百篇無使塵埃昏紙尾  
同有東秦唱和踰百篇

讀君謨黼宸箴

常讀賈誼書愛其極理亂言入筆未乾絳灌舌如鑽文  
帝不肯為萬世為扼腕漢道竟齷齪席莫一日暖今讀  
君謨箴句句到伊旦窺國見肺肝欲取以手澣何啻可  
痛哭一一中去世患設施有隆理如肉以弗貫可作天  
下藥其應疾和緩非獨起國痿虜頸坐可絆聖賢方相  
逢辨別絳與灌萬不使斯言以為後世恨



者蓋有數其避就上下忌諱言一兩事塞人責而卒無聞者固不少也又常聞時之論諫官患在天下紀綱大體利害口未及一事而專以撫人短長褻私為故以此譏其苛細不知務誠然也恭以執事抱材通古以功名自許歷為郡縣有惠威莫不皆可紀如尉氏其十年間五六往還至今牛童馬走道之如昨日故一年拜御史二年為諫官起執事道州某居山中聞之竊幸欲以書賀僻遐不能自達為恨今者來入鈐門而執事知諫院某蒙顧待最厚且舊淺薄思無以補助謹書常所懷三者之說藉手以為獻幸

上宋侍讀書

侍讀閣下某嘗讀退之與邢鳳翔書曰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竊恠退之言如此過且君子何往而不自得彼所見果賢也必無有不合果常人也其不見禮亦何足為耻與悔恨在退之二時人賢未有比其言尚如此况其他人已乃脫然悟曰夫士以道自負不願妄為人知者其所欲往而見必時之卓犖偉人也苟為以衆人竢之誠為耻至大而悔無窮者也退之言信不謬某之身生三十年讀書者二十年慶曆初舉進士中乙第其文辭未有以出入其所懷未能大取知於時又常戒於退之之說凡三來京師足每欲之公鄉之庭自疑而十常七八輒止誠恐無

以取重於人而徒得擯薄也竊以閣下之門天下士莫不皆願抱持其業以來取見知如某自顧何所可若前世所以安危存亡與今之得失未嘗不留于心閣下且假以咫尺地徐索其所有未必萬無一可取也某能言耳已得閣下之名略識文字口已誦閣下之辭固願見而恨無由出門下有日矣今日來入銓門適遭閣下處侍從論議之地謹以書道其所以見之意又合常所為詩與雜言四十首以見其心之所存不敢以辭鄙無可采而輒廢不以藉手也唐突甚大愧懼

上楊舍人書

舍人閣下某嘗觀於漁大其網絕一淵而驅之舉以曾其得者或百若干數善魚常少而惡魚常多漁之人其

意始莫不欲盡得善魚卒然惡魚并而又加多焉蓋其勢然也今之取進士大類此亦其勢不得不尔也某慶曆初進士也時閣下司文之重輕而某以淺薄隨四百人落閣下網中所謂善與惡未能自決然閣下取於某以言也某知書以來反覆窺古人所以皇皇不暇寢與食非以筆墨為務要以所得同之衆人尔至窮蹟卒不得施始寄其心於言以見於後之人而已也某誦此而慕之已久得一官六年視職才五月入俸才三萬而因憂百端交來其姓名隸於國而身實居於閑無用之處故未能忘乎筆墨也前日謁門下辱以此問謹撫藁草書四十首以獻言鄙無取姑見其心若何也賜觀省大幸

上品勅兵部書

某見古今人用不用賢與否常相半顧趨捨如何耳以直道偶退發於一時在人未始不愈光也故下和則足其玉無價驥駕鹽車伯樂歎息誠所遭各有時也夫執事以公疾惡名四方在人耳目其著如鍾鼓白黑之處八音五色較然也雖舌而青蠅萬莫可汚乃以矯枉過於正齟齬一時斥不得當路而遠為一郡然為郡古二千石之重其任非輕也在執事則為散地棄田委吏皆官之賤守以聖人處之宜莫可為乃不失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矧連地千里且有民顧豈不足為哉其不以進退輕重固執事素物也某五年時江東信之屬吏也執事一見過之不在衆人後既居先人憂歸山中某之

友尉弋陽劉宇常致執事尚記姓名借齒牙之意世道百態自非俛仰或价人之執往往白首塵土不得上官正月一顧矧齒念不忘耶嗚呼古相知之道沒於奔走若不可復見某拙愚不能逢迎乃不階一言之助而得執事愛遇之如此雖土木尚宜感動豈不自勵也邑人莫景去為常寧令亦某之友某雖不得出執事幕下而景為屬巴吏與某之身在無異也某既賀景得屬執事為令又竊喜執事得景付以民無疑也於其行因以書道所欲言賜觀省甚幸

代羅司理干薦書

某月某日謹齋沐獻書以干省判學士明公某聞明經之選古最重今最輕也待士之禮古最厚今最薄也選



輕由取之不得其術也禮薄由士自待不厚也夫以最  
輕之術而走於禮最薄之途進必齟齬而得賤辱是無  
疑也某為經生雖愚常竊以此自戒未嘗一敢輕以足  
跡歷富貴者之門前為鄉尉實公之里也夫以明公  
為宰相子奮才業驅名聲蓋旦夕擇大位而居而士之  
拜於庭者出必喜且相告曰公之富貴之色未常見雖  
新進小生到門未常留得見未常不盡禮某聞此猶思  
之累日始敢進自辱出門下遂被愛遇使某釋然不知  
明經生之輕而身為尉之賤也竊念某始以家貧甚力  
耕不足以為養趨速化之術遂誦書舉明經既而得一  
官祿少母老又不足以為愛救之具推乳膝下弗煖弗  
飽退之曰蹈於寒餓之水火是某今日也昔者貧  
人之毋號于道雖誠夫凍婦過於其側亦莫不哀而顧  
囊中無惜矧富子耶矧仁人耶明公待於士之禮不  
肯與世俗高下則人之才不才也豈計於選哉某之區  
區不勝犬馬不宣

上王天章河北都運啓

某啓伏竊內輟論議出應煩劇未即大用蓋鬱與望恭  
以天章都運柱石之姿自結日月莫召主父歎息見晚  
亟登侍從莫不謂宜大河以北旱飢之後水荐為患雜  
猪為魚草不得生民無以食老幼散亡未輕得復兵師  
在邊仰口待足賦歛緩急死生所繫區處之難非材曷  
依上安北愛公實此行一方之病視公為醫某拙愚無  
能愛遇最厚西來之人坐聽歡誦旦夕眷召心實踴躍

憂國之重良食為右不宣謹啓

上楊侍讀啓

某啓伏審上輒侍徒以惠鄙遠凡居庇屬莫不歡幸恭惟知府侍讀早以文起為國俎豆雅誥之風復之旦暮筆端雨路以潤天下國家世築道德比嘗苦兵入飽大平愁困易起上寬螻蟻于羽僅息歌吟之聲未復故常惟陝以西國之右屏方佇碩德與人休息盱食眷選惟此之賴亦塵土之役得出幕下竊慶千里不勝大馬不宣謹啓

上秦州李密學賀啓

某啓人統五端萬物以新在易之泰君子道長恭以安撫密學文武之資屏此藩疆專用儒雅以飾五兵掃洒一隅視無西夏古曰蠻夷中國之陰陽德日進大承述道四方臥鼓再基太平左右大鈞非朝則夕頌望之切飲食于是不宣謹啓

謝舉官書

古之舉士得其人則受賞失則絀罰大抵受賞常多而絀罰者幾希耳而士之被舉者其報禮亦重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後世舉士之實未嘗有一不得人則絀罰與之等其士之坐於此時而被舉者宜如何報乃反不然今日被舉矣明日持手板抵門伸一拜以為謝退而或為罪無所不至甚者至鼠流前後皆是而舉之者坐廢放動幾年不得遷其為舉之難也如此自非土石宜當動心某無所可乃辱執事舉謹持是說以抵門不敢區

區効一拜之禮他日功名之途萬有一某之迹當以此為謝不宣

謝運使舉官書

某聞驥立於伯樂之門  
邪梗梓列於匠石者之  
常木邪凡士之處世亦  
伯樂匠石也而長安執  
十二而縣百三十有三  
三十人而已某拙愚無  
幕府于茲將二年是立  
短長固察之熟矣乃辱  
意執事不忍使人視而  
指之曰駑駘不材也一  
今日執事被而出於駑  
從而曰驥與梗梓也夫  
梗梓之任也某之齒踰  
責則已也或有之固不  
以謝財覽大幸不宣

上城都楊端明啓

某生長妾庸陶染文字  
親覩餘刃鞭箠之下駑  
里之尾青蠅所幸九折  
失望自去教語涉更三  
然奔走之勤自省曠愚  
直望玉壺朱絲賈生度

駑與不材之列又安知  
千里不宿驥之能也萬  
三十尔他日無千里與  
足勉邪謹持木與馬之  
腕脫為吏濫巾幕府庖  
緩不棄諒其樸拙終始  
之馭公車以西慶雲其  
時寸紙隻字不抵左右  
踈屏所其恭以知府端  
越天子所歎內外踐更  
文武明

白蜀大最遠國之臂脅視無西憂公實此行下車撫御  
人人自如崇學教導士之所向東來之人頌聲翕然論  
議之益盱食所渴烜赫大用匪朝伊夕禱戀之素不勝  
傾倒謹奉啓問台候不宣

謝舉官書

某少之時讀古書見古人所為以為人之處世弗才則  
已苟才也唯所欲朝巢由而暮臯夔無難也每讀史至  
東方朔傳其言曰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竊惟朔之言  
以為誕妄無取及稍長走時之途見世人顯榮者未必  
盡賢其困苦無聞知於時或至老死者亦未必盡無所  
可始悟朔之意乃嘆息曰用之不才也可勉焉不用  
雖其賢世莫得見與不才而死者均也朔之言然今世

俗以相知相市必其求而後知者有矣介而後知者  
有矣或不求雖其不知者亦有矣故不介不求皆自  
知者知之深莫深於自知如某不才者得一官顛沛而  
困苦于茲已十年書吏者一再而已得其所者爭笑  
之執事一見待而知之如平生則何嘗介而又俟其求  
之哉古相知道不出於此今又書其名薦之天子以  
為可用夫士窮易失之某困如彼而獲莫深之知而不  
才之用其德於執事當如何古人曰國士遇我則國士  
報之如某也何敢讓不宣某再拜

賀汝州吳資政到任啓

右某伏審尚輟待從請麾間郡上意眷可世風敦厚邑  
涓剛吉班管條教內外上下莫敢欣仰恭以資政侍郎

禮樂之器舜鑄周豆文章體骨筆追三代何官二府隼  
伊之資太平之期莫不仰首旋歎外禱大器小施麴藥  
造化人以為晚繼由病告獨求散地區區汝穎衣被仁  
愛京師脣齒實蒙其福某嘗吏莫府蒙顧之厚咫尺門  
祭絆不得前馳心慣戀不勝踴躍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謝舉官啓

右某近得本州進奏吏報伏蒙運使金部發章舉某充  
親民官者明於用人不俟其備一言假借過踰袞黼駑  
鈍之質以報為憂伏念某妄庸之資短無所可徒以佔  
畢不忘素訓遂緣隻字偶玷科策家憂身慮一迫交來  
歲將一周吏考無幾質薄售大器神所賦一莫府幸

吏車下毘勉薄書未絕寸尺旦夕惴惴苟尸稟入澄清  
之轡摧取罷辱每冀鞭策庶勉款段敢期公翰之家繩  
墨所材榘楹編懷拱把不廢郊外孱弱過加翦佈陰幽  
之植不春而榮茲蓋伏遇某官開發材蘊上應倚任既  
富於國又欲盡人先勸後懲猥及愚鄙以安能者以激  
慢懦深意厚德其在於此敢不仰止古訓視因為進險  
易一心知無不為期有樹立以谷待遇過此以往不知  
所裁謹奉啓事陳謝伏惟尊慈俯賜鑒念謹啓

上富大資政書

大資閣下某五年時與客語當世名公大人之所為客  
曰子識富公乎某曰識而足未嘗及門也客曰足未嘗  
及門而遽曰識何妄也某曰不然某所謂識非拜於面

而由其左右前後也乃聞其言行事而識也昔周公後  
堯舜千年始生其心與堯舜相識孔子生又去周公六  
百年其心亦與堯舜周公相識其後孟荀楊韓文中子  
其生也皆相去百年或數百年其心莫不相識者也今  
某為公一時人其言與行事在天下耳目甚著而反不  
能識在愚人何以異客以為然某平生讀堯舜周公孔  
子孟荀楊韓文中子之書恨不得出於其持為其臣與  
子弟矧聖神居上臯夔在列而親從下士之後者耶方  
幸十四五時始接人事學習文字耳已熟閣下之所為  
口已誦閣下之言其後十年舉詩賦得乙第走仕途之  
塵者又十年其區區之懷欲以一紙跡出門下者茲二十  
年矣然未獲願欲以為恨雖能欲令未嘗忘去年秋

某在許昌幕而車騎之榮嘗一瞻焉首今者將官于齊  
道往麾之下輒以書布二十年之心代執贄以見伏賜  
財幸不宣某再拜

謝青州文相書

相公閣下某聞之善御者鞭箠之下無驚馬良工斤斧  
之側無棄材故必梗梓然後用非公輸也必千里之足  
然後御非王良也故世之取人亦莫不然某妄庸無所  
可凡世俗之所操持以奔走於進取之途者非獨不肯  
為是亦不能直膠於古人之說為可信而不疑故走三  
州之幕而所事者數公其知之者有矣其不知之者亦  
有矣知之未嘗喜不知之未嘗不樂何也知之恐不能  
報以為憂故未嘗喜不知之自顧其中所有者猶在故

未嘗不樂竊自惟念得一官十年其連蹇齟齬居其半  
書所謂吏考者纔三歲而已其身之困也如此仕宦之  
所欲恃以為助者則故舊親戚無一人其地之寒也如  
此夫王公大人之門天下士莫不能欲撤衣裾而覩末  
光其迫於貧賤而不得進者蓋十常八九某也持如此  
困之身而走於此寒之地乃一日猝然得出於大君子  
之門以為吏茲非其可遇之遇也誠不身知其幸恭以  
相公治天下之公輸而御多士之王良也張五常以  
為斤斧鞭箠之具今者天子欲寬東顧之憂實為此行  
又辱不遺薦其名天子挽而置之幕下以為用某何為  
者而堪此誠閣下不獨不梗梓與千里而後收木  
之棄材而繫廢故之駑馬無以異者豫讓

至殺身以報智伯之遇如某其困且地寒如彼又嘗  
齟齬矣曾未土木於其門下也宜如何報不宣某再拜

賀文相公啓

某啓得進奏吏報伏承相公奉八月十三日制書建許  
昌節移鎮長安者竊以入柄鈞陶出專斧鉞注意內外  
莫顯於茲舉動輕重朝廷所繫恭惟太尉相公柱石之  
姿遭辰得君文武施設成就明白興遺補弊黼黻後來  
留意消息避卻隆寵一麾偃仰股肱之邦國有大論朝  
野倚屬四方或憂側席起坐得公之重天子洗然今輟  
霖雨以恩秦人袞衣其歸旦夕所歌再筦魁極日月以  
冀某極陋無似早玷宇下驟違誨約飢渴不展大旆西  
指霜露所勤以國自護禱戀之切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茲俯賜鑒念不宣謹啓

雜文二

述藥

夏四月暴得寒熱病視以醫具市藥也價貴賤不相適  
疾間掇其略書之按本草藥之品有三上與中也下也  
上藥主養命白性和厚無毒服之多與人不傷人中藥  
或有毒或無毒能止病下藥大有毒其性專攻擊不得  
已始用之今附子也留黃也阿魏也所謂中下  
藥也乃大貴而木也茯苓也從容也牛膝與芎也柴胡  
也所謂上藥者也反其賤焉夫入一身百骸也內之有  
甘酸辛鹹苦之為好惡也外之有寒暑風露之所感也  
其味與氣一有偏則疾焉今錄藥貴賤視之時之人其  
可知矣平日固未嘗視藥也一旦疾作或不之醫其



所先惟禳也惟禱也不即諸佛則即諸老也即諸巫也而請焉即諸佛即諸老即諸巫也不可為而疾日加深始醫之求醫之至也視之且攻日加深之疾其勢不得不用有毒專攻擊之藥也故中與下也常十九焉如此不至于死而幸生者無幾入此附子輩乘時甚貴而未等賤誠其勢然也噫使舉時之人皆知餌上藥也取康寧為養命之術則木附子其如何貴賤哉夫天下猶之一身也君心也古之以其臣養天下可知矣五帝之臣上藥也三王之臣中藥也五霸之臣下藥也每讀班固史見漢之所以養天下未嘗不為之恨緊舉之其人明王道如董仲舒言治亂如賈誼推廢興如劉向符聖之道如揚雄用刑如張湯杜周斗可如桑弘羊將與鬻青霍去病及迹之竹事與兵位之小大若仲舒符向雄木輩也皆齟齬抑鬱卒不得大有設施於時而湯周弘羊青去病附子輩也率希世幸用事位不下公卿大將軍其於藥貴賤與時高下弗差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也且使文帝始大用賈誼武帝又大用董仲舒元成又大用劉向哀平又大用楊雄自可相去上下扶持驅漢以趨三王之堯舜為劉氏壽矣柰何多任附子輩新室其天也有來矣常聞餌草木金石之藥之有毒者始若大益其酷烈之性積而又則發發則人常死如莽非漢發藥耶哀哉吁後之養天下也視漢之養天下其可監時慶曆五年

讀子胥傳

古今讀吳夫差子胥事以為恨皆罪夫差痛負計不行而卒讒死也子意為不然且子胥其先幾世臣楚至平王亦身與其父兄北面事之雖平王虐不道實君也日為讎至死破國戮其尸極矣初適吳言伐楚不可知公子光有內志乃進專諸焉已而光果使專諸刺王僚殺之自立為吳闔閭始引員為行人與圖事遂入郢云然則光志慕專諸兵也負手之闔閭死事其子夫差其逆策越誠善可用負如此其可信乎噫晉殺里克齊小白用夷吾君人者曉此所以興如負其頸不汚闔閭之刃已幸矣有死之道焉耳無可信而有死之道屬錢員自按也悲夫且死也為有知可謝子胥使無憾

徐君處士妻周氏墓誌銘

東海徐君處士妻周氏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使其客狀周氏抵予乞銘曰周氏其父恭先世以農自力豫章學家分寧最盛鄉黨命儒者出入人皆知為可貴恭慕之而其子兩人業已耕念不可教獨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誡七篇習之既長歸徐氏事上撫下皆有禮可愛里人緩急必奔之無所惜處士少學不得志而歸周氏恥之益欲教其子凡賓客至其家周氏必手為具盡意厚遇之寒暑未嘗憚它日里中某人趨禮部試踵其門處士以故不欲見將謝之周氏曰士及門而辭以事非君所以欲教子之意也叱其子見之既行又資其囊以若干今徐氏為邑之大姓其子皆好學恥不若人蓋周氏有助云以慶曆七年十一月卒嫁二

二十有八年凡生十子男女各五人享年四十有九處  
士名畫予弟其婿也遂為之銘銘曰男欲其有室女欲  
其有歸此父母之心也周氏十子其幼六人呱呱滿堂  
孰室孰歸今其死不足者以此悲也

丘令疏詞鎮

乾祐立令年六十為州縣吏今解官其家窮空欲歸其  
孥京師不可行持十口寓于佛之室將無以為朝夕之  
具某官長安間三日或五六日讀進奏吏雜報天下事  
吏坐賄大則竄流其次廢棄終身最下免其官如此者  
月未嘗無凡天下之吏富者未必皆廉其賒而偶未敗  
者又不知幾人今丘令官如此其卑而其家又貧如此  
將不得為庶者耶夫吏在下潔其身以進一日離其官

則有憔悴不得所之色其吏之貧者雖在位苟歲月之  
祿以活妻子莫不皆知他日飢寒迫切之憂不得免則  
誰肯勉而為廉也調撫急乏常人所欲為在吾曹忍豈  
不行丘令如此惟衆君子之仁謹疏

送興平孫隱知之新都序

關中風俗尚氣勇鬪訟縣邑小不得平必直于州未嘗  
肯輒屈興平京兆大縣孫君隱之居二年而某當其時  
在幕府者八月邑之訴于府或日有而興平之民往往  
越月至踰時無一人凡一府屬官皆知隱之而不疑每  
案牘經平決者輒不復省今年夏寶雞民兩家爭里胥  
甲戶最高而乙其次甲曰乙未嘗役乙曰甲戶高縣拘  
文以甲克不服言于州又不服轉運使乃遣興平決之

隱之曰法兩相決以戶高謂皆應平役者甲雖其戶高然嘗已役矣理不當引與乙比引與乙比此是甲歲歲無息有非法意卒以乙充議者以為然某嘗得其書而讀之竊思西兵以來民緩急應用度破殘其業者相望矧復不均欲書其說以遺為邑者而未能今隱之行得稱以為別且賀新都之民其役當無有不均也為之序

善惡有餘解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至於堯而丹朱瞽叟而舜人惑焉解曰堯之善及天下丹朱恃焉而日進於惡其慶不足銷故不肖瞽叟之不善天下聞舜懼及其身而進於德其殃不足銷故名列五帝孰謂堯之慶皆盡之殃無餘也世之言曰積善有積善又曰善惡無餘異哉

復維識院記

予九月自鄆之藍田宿道旁寺問其名曰維識其僧洪集曰五代時石識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初更名義并其後寺廢開寶九年通維識論僧志興即其地廬之始號維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詔寺不及三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用言者陝以西寺毀而今願復者宜勿禁故洪集嘗方之其費出於民姚氏者七人洪集有僧行且老誦經日常一飯環其地數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能得其不顧吝而洪集無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為屋曰殿曰堂曰厨曰門曰閣者八區若干間皆壯宏可觀噫儒詆

佛未嘗為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曰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法以為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天下士反無一言復之者今維識再毀矣皆不設平而復其不顧吝有若七人者其勿懈有若洪集者其請而勿禁有若某者是儒果出佛下甚遠也儒之人視維識豈獨不愧其明年五月院成洪集以始未來乞予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云時皇祐二年豫章黃某記

呂先生許昌十詠後序

廣文先生呂公天聖中為許昌掾取境內古之跡著者為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讀其於詩尤甚亡出於其間為辭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先生之詩其不流者與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喬卿又為判官許昌按家集求所屬謂十詠者得於龍興佛壁之小石處其久或亡也又買石刻之凡文章非其意高雖貴時輒不傳而必諷誦在人口者纔十一二位下則其傳而又誦者愈少先生之為人如其詩故仕以不達某為童子時已誦先生之詩如鳥窺明鏡心人踏靈齧背至今在唇齒間如昨日則先生之文其可知迺書其意刻於詩之末先生嘗講書國子監十年故士多稱廣文先生其諱造字公初云

茹茅說

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為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

其本翁然若與杏爭盛者其主人命去之曰妬茅也客  
憮然以為恠子釋之曰桃之實不美則易既易之則惟  
杏之愛桃茅於其間其勢不得不去也不獨人之於木  
為然天之於人也亦然天下猶之巨桃也天猶之接工  
也其實不美則天亦接之昔夏之實不美天以湯接之  
祭其妬茅也不可去乎商之實不美天以周接之紂其  
妬茅也不可去乎秦之實不美天以漢接之子嬰其妬  
茅也不可去乎隋之實不美天以唐接之衛公其妬茅  
也不去可乎客曰當則當塗典午其實皆美與曰其實  
美吾不知也客三嘆而退

歸思堂銘 并序

人之生也惡乎本曰性而已矣智愚者性之質也善惡

者性之用也故性之品有三上焉者智於善而愚於惡中  
焉者善者智之惡者愚之下焉者愚於善而智於惡夫  
忠孝仁義善之大者也其不忠也不孝也不仁也不義  
也為惡亦莫大焉或曰小人亦智歟曰其所以為智是  
亦愚而已矣河內向宗道元伯以秘書丞為益都令即  
踰年其民事亦簡出則與其所往來而相知者為詩酒  
之約歸則休其心於詩書文字間未嘗懈嘗讀退之詩  
愛其句有歸愚識夷途者因取以名其朝夕所居之室  
其惡者愚之之謂歟予恐觀者惑其所以歸之之意因  
銘其柱以見焉銘曰  
善也邪君子之歸也惡也邪小人之歸也歸乎忠孝仁  
義愚乎惡者也愚乎惡者歸愚者也夫善之為途也廣

矣途之不治則或棘焉吾請五經為之鑿

過箕山說

予嘗出箕山之下望許由冢其日又過潁水與客休于木交陰客有問曰許由何人也予曰古之賢人也客曰堯嘗以天下讓之者三而由去之入箕山洗其耳於潁水至死不出其視天下之人雖蹈水火不啻若越人之父視燕子之瘠不以屑意夫賢者宜不若是予曰堯之時天嗅舜之德矣十六子者舜嗅其才矣此許由所以踏箕山又洗耳示堯以不復出也且使丹朱不肖無舜以堪天之命其下無十六子者可以任舜之事則吾知由也雖焦毛髮濡手足以奔天下之急不肯辭矧其位邪客以為然既歸書其所以語客者以為過箕山說

過韶石說

韶石參錯布列崛起且秀遠近皆可愛為川陸上下者觀遊之勝舊說帝舜南巡奏韶樂於此因名焉古今往來者莫不踟躕顧盼既嘉石之可愛又恨韶樂不可復見至於嘆息者多矣且韶之所以為韶也抑有以也舜為天下其治之大要舉八元八凱去四凶敷五教明五刑而已卒至於比屋可以封而垂拱無為故韶者乃舜一時天下至和大治之音小彼獸率舞鳳來儀使無之不害為韶也假舜也其始不能舉八元八凱與去四凶又不能敷五教明五刑以治且安能使比屋可以封而垂拱無為也則其樂也焉得謂之韶哉夫舉八元八凱進賢也去四凶退不肖也敷五教納民於善也明五

刑去其惡也後世有天下之君能進賢退不肖使郡守縣令臺閣之間廟堂之上無不得其人能敷五教使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無不得其和能明五刑使其民悉遷善遠罪蠻夷戎狄無不畏戒如是而天下不至和大治蓋未之有也從而播之八音飾以五聲文以六律是亦一時之韶矣何必舜也予之官番禺道出石下追古今往來者之意為之說云

雜文下

乾祐五年令第三考詞已後長安

京兆縣十三而乾祐九年阻山其民喜鬪多盜賊前件官至不能抗以刑常觀其所上旬禁書而獄或月二十九日空三年矣聽於民無有昭回言績固可嘉矣

涇陽丁主簿第一考詞

主簿掌凡賦稅戶口之事緩則失時急則民困而或散亡惟能得中於職為稱前件官主涇陽簿一年而縣獻其狀賦稅曰不失時戶口曰無散亡能如是來效可待也

醴泉張主簿第二考詞

天旱飢民之彊者起盜賊而弱者流亡以為常去歲陝以西小不收米斗至三百醴泉其戶萬二千不亡一口而為盜者無一人雖長民者之力而主簿豈不與焉

祭王觀察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觀察王公之靈惟靈遭遇先帝起身行伍今使觀察不為不貴壽



百二十七拾幾人公年實然可以無憾兵師之行或膏  
草野今全而歸何有歎嗟銘旌飄與西風俱聊陳薄薦  
死生之別伏惟尚饗

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謹以時羞祭于天齊仁聖帝之神維神  
魯國之鎮四方所仰廟于此邦如山實在此復六月不  
雨百日千里菽粟若不可望民聲嗷嗷天蓋聽憫一雨  
而足秦人忘旱及此攀斂禾穗滿野霽霈之賜神實佐  
佑某來守茲土遂蒙稔成芹意以物為神之報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風伯雨師之神夫左右風雨之  
柄助天以生物而成之者惟神職也平時風雨順適神  
之功民不能見獨國歲兩灾並除以為祈與報也今年  
陝以西不雨且旱已而得請於神秋稼滿野凡十三縣  
之人莫不皆願操持其物以啓神貺刺史謹擇日具牢  
醴以為民羞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  
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為五帝先死而為明神是亦必欲  
福四海擁千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為倍而秋又已  
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風后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侯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  
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  
使其民廟而祭至今俎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  
無灾癘牛羊蕃息稼穡滿野孰為神報新酒大牲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衆侯之神國家以神常用

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侯之廟未嘗闕  
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於神既  
旱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  
酒是具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  
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亢則老幼若婦女奔  
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禾一菽莫不  
得神夏實欲旱秋為稔收祭民之食神其降茲尚饗龍

堂澄源  
夫人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  
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備常享豈無物助樽酒豆  
牲實為秋賽尚饗

代祭致政吳侍郎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致政侍郎吳公之靈惟公國  
之祀梓初走散地虎符山入為良刺史蓋晚始達耆碩  
之臣公實有子請老以歸一踈道路又無轍跡公乃投  
足世風敦厚後來所仰名一教之力千鍾之養五福一身  
林亭池園杖履往還箕顛之地若在門戶稚孫左右抱  
弄襁褓笑言在耳甲者勿來輔弼之子公如不亡身後  
光輝可以無憾見意以物非薄之薦嗚呼尚饗

祭致政吳侍郎文

嗚呼岳瀆之氣實為壽域公蓋鍾之黃髮在庭不盡其  
器刺史而已天畀宋賢生一公之子左右日月公始敢歸  
朝夕艾緩以當綵衣始來自陝某迎馬首公在版輿孫

子在後觀者塞途莫不歎息公子下車政出人喜千里  
老幼如被公賜道塗之勒未拜几杖而止一月哭于公  
堂素車在路朔風滿旆聊陳薄酌淚落酒觴伏惟尚饗

書記考詞公美

古記室之任在軍旅間文辭謀畫無不與後世往往施  
之簿書獄訟其職守益失前件官以名進士由幕府西  
帥不用凡文辭謀畫之事皆不得施獨書記所謂簿書  
獄訟以為吏課而已才蓋鬱焉

周主簿考詞

縣邑古方百里之國也主簿且得其人雖其令不賢其  
簿書獄訟亦無有不治郡府緩急欲擇人而使者必取  
之其尤能者或席不得煖前件官其人也

西嶽祈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金天  
順聖帝之神惟神福此方之民國之屏也故天子歲兩  
時署祝詞遣吏以祭未嘗懈陝以西自正月不雨至于  
今將六十日苗之在野欲秀而實者若不望秋穀與豆  
種不得入民蓋皇皇也某來守茲土未一月視此朝夕  
恐懼所以未至凡境內食民之祭雖里祠皆將奔走以  
為民請矧神一方之望而天子所禮也敢不以告尚饗

蘇司理第三考詞

秦人尚氣喜鬪多大獄雖治而京兆訟訴最繁故理官  
視他郡其責最重前件官處最繁為吏鞠難治之獄而  
有最重之責于茲三年其論之自殊死至於杖笞無慮

數百人莫不皆得其情而無有寃隱不伸斯能也已矣  
持是以為吏奚而不可

謝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人祭于澄源之神曰陝以西  
之民一歲之望麥與粟也天時未必均齊或夏穰則秋  
歉或粟有餘而麥不足今年春與六月不雨幾百日苗  
不得成實皆請於神未嘗不三日而雨足既旱而豐凡  
十三縣之人如神家至戶到而與之麥與粟也其德於  
人之心宜如何刺史有民之責也使千里之內無有嘆  
嗟是刺史一身而追十三縣人之責在神之賜愈大也  
其德於神之心也又如何敢以物告尚饗

張法曹第三考詞

法家大抵多刻少恩以為常前件官舉進士為掾日持  
十二通與他法立刺史前論人之罪務以平反為主于  
茲三年其所處者幾百人無有不當其情才也從可以  
絕

祭神文

年月朔日具官某祭于天齊仁聖帝曰五嶽天下之望  
而泰山尤尊山之出雲雨以福於民其功最著惟帝以  
尤尊之望而持最著之功以食於廟今年春與六月常  
不雨前後幾百日九千里之內奔走請禱無有不得其  
心麥在倉廩秋稼滿野神之賜其可見帝雖不德人心  
謂何刺史具肴酒薦其意以為民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風雨之佐人實攸恃

廟于此土觀瞻如在其祭孔時旱不敢畷今雍之野宜于歲年百穀茂好如無災害衣食之賜德其有歸祭民之具神其降茲

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為豪傑而死為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陝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救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陝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靡耕跡耘斂獲收穫凡此之人莫不皆歆操豚肩酒卮走神之宇圖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城隍之神曰高城深池不虞之備邊疆弗驩吏以致守不壓不湮以為民勞擁護之力非神曷依祭具常典惟此之報

九月日祭于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香至交來茲年之善下田其豐人無疾病牛羊滿野繫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

西嶽祈晴祭文

維年月日朔具官某謹以香果之奠致告于金天順聖帝曰閔中自用兵踰十年其地未嘗夏秋俱大收天時之不得而征斂百出中冓下戶幾無以為生今年風雨節適麥畝至數斛而秋稼又滿野是神憫斯人而惠之最大也八九月粟菽皆已實而雨晝夜不止民不得收

老幼嘆嗟若將絕望皆曰食已成之倉廩而耕不獲雨之弃也柰何聰明其德之以卒神既尚饗

祭古帝廟文

年月朔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某帝之廟惟帝有大功與德在前世以食於廟至今俎血不乾茲民瞻之恭嚴如生後世有天下之君雖相去數千百年而歲時修祀禮未嘗敢忽今皇帝以九月辛亥大饗于明堂禮畢詔天下凡古聖帝明王之祠皆遣吏以祭集茲土之守也謹擇日具物以脩天子之命明靈其鑒之尚饗

祭漢唐配享功臣文

年月日祭于某公健公命世之佐實天所昇遭時得君

功名莫先史臣之言若青與黃既廟而食惟帝之配生死孰榮茲無愧已季秋辛亥國有大祀峩峩明堂希闕之典備于群神告禮之成來薦豆籩天子有詔尚饗

文宣王謁廟文

年月日祭于文宣王某受天子之命來守許以今月也寅視民事凡千里之內有一物不得於其心某任其責思其識之初懼有未至冀之相之謹以物告尚饗

祭某廟文

祭于某廟之神曰刺史食君之祿而神食民之祭職之治否刺史實任或天時之不得至于水旱與疾癘非政之為則民歸之神某來守茲土與神同有是責於許之人今抵官三日方思其職不敢懈謹以物告尚饗

黃司理第二考詞

國家凡天下之獄設提點官以察其輕重不如法者而糾舉之州縣吏坐出入人罪大則免放小則責罰未嘗無其人前件官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  
四流若徙百三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  
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

春牛祝文

祭于勾芒之神惟神職此本行生物之佐乃今甲辰是  
為立春陳根可拔田事其始乃出土牛示民以時國有  
常祀吏敢弗懈農無災害惟此之祈不腆之具神食其  
忘尚饗

代祭黃丞相廟文

維皇祐四年壬子朔四日具位文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漢丞相公之靈惟靈生稟於君德頽之  
民歿食其祭福之無疑某來寄守茲土仰止高躅喬木  
之末清風如在伊春之仲農事皆作無有災害茲民之  
望祀有常典敢以物告尚饗

代祭宋令公墓文

年月日具位文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  
贈太師令公宋公某友公之子而公之室藏實在茲土  
今得請以省先子之墓道途之勤不得躬修奠禮率土  
之下謹具物遣吏以其意告尚饗

代祭章郇公墓文

維年月日謹遣某官以少牢之奠祭于故司空郇國文

憲公惟公茂德懿實映國之史焜耀前人後來所仰忝  
守舊許公墳實在喬木宿草令名如新迺今得請省墓  
于洛左右版輿出此便道涉履之勤意不能專牲酒勿  
腆敢以吏告尚饗

代祭張文孝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贈尚書文  
孝張公惟公冲泊之德抱藏英莖器之渾粹白琥赤璋  
遭時得君亟為聞人出入三紀庭之耆碩必持物鈞衆  
云勿疑不極其有齋恨以没巨梓偃蹇公輸欵嗟追惟  
曩初遊公之門堅節輪囷公實斷之國士之報勉勿敢  
忽戶牖謂何興言慙恨乃今得告省墓先子道公之墳  
宿草實在音容如生恍在耳目敢以牲禮拜饗之下公  
乎有聞食其區區為饗

代祭建成侯廟文

年月日具位文某謹遣某官以柔毛剛鬣清酌之奠祭  
于漢丞相黃公惟公去思舊德賴民弗忘祭血不乾恭  
嚴如生某忝守茲土庶幾清風今省松楸道出廟下遺  
光餘饗若見若聞禮公之庭行役勿果厥誠區區敢以  
物告尚饗

代祭杜水部文

祭于致政水部杜君之靈惟靈仕官克勤以始卒聞位  
止于郎雖未為達專城之惠古人所先壽百二十七十  
無幾君年實然何有憾恨仕之感者走於桑榆不有敗  
廢卜以柩歸君蓋請老死生之光遠日有期銘旌在道



眇陳薄酌以見其意尚饗

舞陽尉第三考詞

舞陽大約地廣它盜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或杖或徒或黥或弃其亡者一而已矣夫如是非才焉固不能其考可書中

祭辛氏太夫人文

祭于某郡太夫人之靈惟一靈四德具備宜于室家母姑之懿發聞于人善慶之報乃俾石年衣纓雜還育子與孫啓手之日稚呼嗟歎于盖七十杖經孺慕觀者左右莫不咨嗟誦誦之門人曰不亡其禮不曠庶幾其意尚饗

代祭范太夫人文

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甲戌朔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學士侍郎高平公之靈惟靈文武之資以時挺生出遭千齡亟為名臣諫諍之風古人勿忘逆龍之鱗孰不曰難朝夕踐復若欲與食雖或齟齬名益發聞婦人童子知君所為世實有言臯夔之姿或斥于郡不沮益堅寶元之間西復弗賓君臨我師色義卒奮言伐虜心奔走乞盟矢石出入天子所勤召且大用參國之柄君所設為不襲故常歆致天下堯虞乃留弗極其有莫不歎息刺史十年偏迫不施上闕左右議望必歸或者抱負庶幾一伸物理孰究志竟以歿嗚呼希文止此而已忠也不朽來或可期樞旌之東手莫莫前死生之別與言梗結矢意以詞傷哉柰何尚饗

春祭祀文 已後青社

告于某神曰凡物莫不得其生然後可要於成若其生也燥濕寒燠不得其宜後雖有五旬之風十日之雨欲其堅實茂好茲莫可得故民一歲之望在於春某守茲土敢忘是心今百種皆作其生成之助捨於神其孰依尚饗

張都曹考詞

為吏患不能勤勤矣患不能廉廉矣患不能久故職舉為勤知足為廉終身為久前件官為青之錄三年凡刑獄租賦無不舉既勤矣而又能廉其肯不久者耶審如是所謂能吏者豈復有他術哉其考可書中

法曹劉昭遠考詞

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以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刻而少恩則無也其考可書中

臨朐縣尉李正辭考詞

青之屬邑六而臨朐最小其地介山寇偷往往囊橐於其間故常居士幾十人以備盜今其令又用武人前件官為尉於茲盜發輒得之未嘗亡一人非其才耶其考可書中

臨淄尉考詞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

幾人而已前件官為尉蓋有助云其考可書中

益都縣尉朱康濟考詞

官無大小因其能而使之則職無不舉也三齊多盜而益都青之劇縣前件官始以能捕盜得官今為尉於茲前後寇偷者發輒得之而未嘗亡一人豈非所謂因其能而職無不舉者耶然則其能也豈止為尉而已其考可書中

代祭提刑陸學士文

祭于故提刑陸君學士之靈早獵科第以才藻聞不擢于進積以遷器其遠到莫始度量既伸既知為臺之選乃官書林乃刺于泉事為益著名能日季再試于外乃司邦刑攬轡所至訊獄有條符移之未盡蓋未乾曾不疾云而以計告善也殲殞其誰莫子築持室敏勿親樞密于道觀者忍耶麾符所繫手奠奠前矢意以言備此看觴尚饗

伐檀集下

魯伯祖康州使君與

曾祖給事俱

高祖朝散大夫之子

康州生

大史

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

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或絕

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代檀集間

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尚未見

予世

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漕畿內嘗欲盡

刻我先世諸書皆未果肇偶茲承乏於五十

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錄而傳之非敢曰成我

從先之志而

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尚幾不泯焉是二年

秋九月在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

運判官舉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代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

僅存于煨燼中宇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

攷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

參錯不敢以已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

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

月先後為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

諸孫當謹識

圖書印

